

[美] 凯特·安德森·布劳尔 *Kate Andersen Brower* 著

李鹏程 译



F I R S T W O M E N

从 Jacqueline Kennedy
杰奎琳·肯尼迪 到 Michelle Obama
米歇尔·奥巴马

权力与光环背后的
白宫第一配角群像

禁书

*The Grace and Power
of
America's
Modern First Ladies*

第一夫人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HarperCollinsPublishers
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

[美]

凯特·安德森·布劳尔 *Kate Andersen Brower* 著

李鹏程 译

F I R S T W O M E N

第 一 夫 人

从 *Jacqueline Kennedy*

杰奎琳·肯尼迪

到 *Michelle Obama*

米歇尔·奥巴马

权力与光环背后的

白宫第一配角群像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The Grace and Power of America's Modern First Ladies

第一夫人

[美] 凯特·安德森·布劳尔 著
李鹏程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夫人 / (美) 凯特·安德森·布劳尔著；李鹏程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2
ISBN 978-7-5596-1301-1

I . ①第… II . ①凯… ②李… III . ①女性—传记—美国 IV . ① K837.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85853号

FIRST WOMEN: The Grace and Power of America's Modern First Ladies

by Kate Andersen Brower

Copyright © 2016 by Kate Andersen Brow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8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8921号

作 者 [美] 凯特·安德森·布劳尔
译 者 李鹏程
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
特约编辑 米 罗
责任编辑 夏应鹏
美术编辑 晓 园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文 艺 家

出 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发 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字 数 240 千字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10 印张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5596-1301-1
定 价 49.80 元



关注未读好书



未读 CLUB
会员服务平台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243 5752 (010) 6424 3832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
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UnRead

文艺家

题词

你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在这里生活会是什么样。

——希拉里·克林顿谈白宫生活

第一夫人

杰奎琳·肯尼迪	1961—1963
小瓢虫·约翰逊	1963—1969
帕特·尼克松	1969—1974
贝蒂·福特	1974—1977
罗莎琳·卡特	1977—1981
南希·里根	1981—1989
芭芭拉·布什	1989—1993
希拉里·克林顿	1993—2001
劳拉·布什	2001—2009
米歇尔·奥巴马	2009—2017

CONTENTS 目 录

引 子	1
I 政治贤内助	7
II 1600 号姐妹会	37
III 勇气的模样	73
IV 身为人母	89
V 配 角	125
VI 东翼 VS 西翼	145
VII 贤 妻	167
VIII 嫌 隙	209
IX 保持冷静，继续前进	243
尾声——夫人，第一	271
致 谢	283
译名对照表	286

引 子

两个女人都戴着太阳镜。一个头顶棒球帽，头发扎成了马尾辫，看起来光鲜亮丽；另一个戴着一顶缠着黑蝴蝶结的草帽，头发被海风吹得乱七八糟，看起来不那么雍容华贵。但当美国总统给她们拍照时，两人看起来同样春风满面。

时间是 1993 年 8 月 24 日，希拉里·克林顿正在和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摆姿势拍照，地点在“雷勒玛号”上——一艘 20 米长的白色豪华游艇，其所有者是前第一夫人的长期伴侣、钻石商莫里斯·坦普斯曼。这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上午，杰姬邀请了七个月前刚刚入主白宫的克林顿夫妇，乘游艇沿葡萄园海湾游览，终点是玛莎葡萄园岛西端有着红土断崖的盖伊角，全程历时五小时。杰姬在附近拥有一座占地约 1.6 平方千米的庄园，而克林顿夫妇对夏天时霸占着葡萄园岛的贵族精英就没那么熟悉了。不过，这场游览不只是兜风享乐，杰姬·肯尼迪是当时仍然健在的六位前第一夫人之一，她想给希拉里提一些建议，告诉她如何挺过白宫的生活。杰姬知道希拉里十分关心女儿切尔西的健康成长，所以作为前第一夫人这个精英姐妹会的成员之一，她想要解答一下自己如何在聚光灯下培养出了适应力良好的卡洛琳和小约翰·肯尼迪。几个月前，希拉里曾私下同杰姬在她那座位于纽约第五大道 1040 号的典雅公寓中吃过午饭，当时会面时，她们讨论的正是如何保护切尔西不受媒体的骚扰。

希拉里在白宫的新闻秘书丽莎·卡普托记得，杰姬和她的子女都同希拉里和克林顿总统讨论了“如何长大并仍然保持正常的心态。这对当时的总统和克林顿夫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写给那个高级姐妹会的另一位成员贝蒂·福特的信中，希拉里说，那次旅行“及时地给了我们全家几天时间，调剂了一下我们的生活节奏”。杰姬和希拉里有过很多次这样的会面，让她们不断巩固了二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杰姬很高兴她能帮助希拉里，不仅仅为她提供子女教育的建议，还领着她学会了如何在玛莎葡萄园岛那个人人都有祖传遗产的复杂社交世界中游刃有余地行走。杰姬想办法把希拉里介绍给了那些富豪朋友，并鼓励她把娱乐宾客作为白宫里的头等大事来抓。（她觉得自己的某些继任者——尤其是小瓢虫·约翰逊、帕特·尼克松和罗莎琳·卡特——本可以多做点儿事，把娱乐人士请到白宫里来，让全国人民多接触一些艺术。）

时年 64 岁的杰姬，对克林顿夫妇颇有好感，部分原因是比尔·克林顿十分尊敬肯尼迪总统，并称其为他的英雄。她尤其喜欢一张著名的合影，其中，随某公民组织来访华盛顿特区的少年比尔·克林顿，正站在玫瑰园中同肯尼迪总统握手。（克林顿夫妇毫不掩饰他们对肯尼迪夫妇的仰慕。1993 年就职典礼的前一晚，他们来到阿灵顿国家公墓，在肯尼迪总统和他弟弟罗伯特的坟墓前献上了白玫瑰。）其他民主党出身的总统——约翰逊和卡特——就没有如此忠诚于肯尼迪的遗产了。其他第一夫妇也没能同杰姬建立起真正的关系。她们二人——在竭力寻找属于自己声音的新晋第一夫人希拉里和看起来泰然自若的前第一夫人杰姬——在那天的会面，在此后克林顿当政的八年中，深刻地影响了希拉里对她十几岁女儿的培养。

刚开始时，总是羞于拍照的杰姬待在船舱内，让她的叔叔子、参议员泰德·肯尼迪去迎接克林顿夫妇。“哈喽，欢迎来到马萨诸塞州！”

穿着笔挺的橙红色裤子的克林顿和穿着短裤的希拉里到来后，肯尼迪参议员喊道。“很荣幸能来这儿！”总统边上船边大声回应道。

跟在“雷勒玛号”之后的是一条15米长的船，上面载着白宫新闻秘书迪迪·迈尔斯和十几位期待能一睹这群著名乘客风采的记者和摄影师。杰姬在希拉里身旁坐了一会儿，但和笑容满面的希拉里不同，多数时候都生活在聚光灯下的杰姬似乎非常痛恨媒体的侵扰。

游艇驶入巴泽兹湾，经过葡萄园海湾后，在另一处安静、沐浴在阳光中的小海湾里停留了三个小时，包括切尔西·克林顿、卡洛琳·肯尼迪在内的客人们吃过午餐后，开始轮流站在游艇上最高的那块十米跳板上，往冰冷的水里跳。轮到自己时，希拉里爬到跳板上，站在那里，看起来十分害怕。

“跳啊！”克林顿总统喊道。“别做胆小鬼啊，希拉里！跳！”勇敢的肯尼迪家族的其他男性成员也开始喊，但突然间，希拉里听到下面的水中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是杰姬在喊。

“别跳，希拉里，别跳！不要因为他们激你你就跳，不用非要跳！”

希拉里犹豫了一会儿，考虑了一下杰姬的建议，然后转身爬下来，到了一个不太让人害怕的高度。世界上没有哪个女人能比杰姬更理解希拉里那一刻感受到的无助了。站好之后，希拉里从那儿纵身跃入了冰冷的深蓝之中。

在一封写给第一夫人贝蒂·福特的信中，一个得克萨斯州的女人一本正经地写道：“你本质上必须要完美无缺。”人们对于这些女性的期待非常高，但是她们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定义却非常模糊。小瓢虫·约翰逊说，第一夫人必须要是“演员和推销员，晾衣架和宣传回音板，还要有颗善心，对人民真正有兴趣”，不管是来自哪个地方，不

管是富还是穷。实在是任重道远。

我为彭博新闻社报道奥巴马政府时，曾受邀参加过一场为十几名被安排跟随报道米歇尔·奥巴马的记者举办的午餐会。这场宴会的主题本来和她的消灭儿童肥胖的运动有关，但吃饭时，第一夫人却提到她丈夫已经戒了烟。任何一丁点儿有关第一家庭的消息都传得很快，并且会迅速成为大新闻，盖过她的健康饮食运动的消息。我有些好奇她对于把这样私人信息分享给世人有什么感受，她是否已经接受了自己已经成为全球名人的事实。

以前还从没有人写过第一夫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魅力四射的女性如何在快乐和难过时向对方寻求帮助。在本书里，我采访了两百多名人士，包括第一夫人的办公厅主任、新闻秘书和其他高级政治顾问，还有第一夫人的亲朋密友，希望能揭示出她们在白宫的真实生活。她们的子女也分享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故事，让我们更加了解了她们的个人挣扎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从杰姬·肯尼迪到米歇尔·奥巴马，这些女性中的每位在为自己闯出一条路的同时，还要养育子女，做丈夫最强大的保护者和密友，协调自己在东翼的员工和丈夫在西翼的顾问之间的矛盾关系。而除了这些责任外，家人的安全也是时常让她们揪心的问题。

几位第一夫人之间此前从未公开的通信，揭示了她们之间有多么同情对方，也提供了一个观察她们的复杂关系和私人世界的窗口。正如总统属于一个终身俱乐部一样，第一夫人也有自己的俱乐部：总统是全世界最挑剔的兄弟会的成员，第一夫人是世界上最精英的姐妹会的成员。许多从未接受过记者采访的官邸员工，包括我在我的第一本书《白宫往事》中采访过的男仆、女佣、招待、主厨和花卉师，谈及了他们与这些出色女性之间的独特关系。为了这本书，我采访到了更多此前不同意接受采访的员工。能见识到第一家庭最私密的时刻的人，

正是这些在官邸工作的员工。此外，我还与罗莎琳·卡特（采访了两次）、芭芭拉和劳拉·布什进行了坦诚的交流，正是她们协助打好了本书的基础。

历史塑造了这些女性的人生。贝蒂·福特的儿子斯蒂夫回忆道：1963年，某天放学回家后，他看到母亲正独自在客厅里哭。“你为什么哭了，妈妈？”他问她。“肯尼迪总统遇刺了。”她柔声回答。南希·里根则最先是从车上的广播里得知了肯尼迪遭遇枪击的消息，当时她正行驶在洛杉矶的圣文森特大道上。不过，贝蒂和南希都不知道她们有一天会成为这个第一夫人姐妹会的成员，也不知道各自的丈夫将来会成为刺杀行动的目标。

自1961年以来，从杰姬·肯尼迪到米歇尔·奥巴马，总共有十位第一夫人在白宫生活过。她们的丈夫有五位是共和党，五位是民主党，而她们自己也都是完全不同的女性。让她们如此不同寻常的，是她们共有的人性和不完美。“我妈妈，”斯蒂夫·福特骄傲地说，“一直都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伟大时代中的平凡女人。”这些女性是不“完美”，但也正因如此，她们才显得更加动人。

I

The Political Wife 政治贤内助

对第一夫人的理解？重要的是王，不是后。

——康妮·斯图尔特，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的办公厅主任和新闻秘书

第一夫人是现代女性，有着现代的问题、乐趣、职业、疑问、惶恐和危机。她们是妻子，是有各自工作的母亲，是政治顾问，只是因为她们选择了嫁给谁，才变成了国际名人。她们通常备受爱戴，偶尔也会遭到诋毁，但几乎总是丈夫最信任的顾问。尽管选总统需要全国投票，劳拉·布什说，“但我们却是被一个人选出来的”。她们的职位没有被庄严地载入宪法之中，但是考虑到她们曾帮助丈夫赢得了选举，然后又被安排在东翼办公时，这种毫无报酬的配偶角色似乎就与今天的世界显得格格不入了。不过，罗莎琳·卡特早在几十年前就意识到了第一夫人拥有的隐秘权力。“我后来发现，”她说，“你其实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第一夫人”这个头衔中携带着一种棘手的组合：会受到密切的关注，拥有极好的平台，可又没有任何官方权力。虽然第一夫人对于美国总统制度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是美国女性和美国母亲的象征，但她们并不总是对此感到开心。玛莎·华盛顿自称是一名“国家囚犯”。杰奎琳·肯尼迪则宣称：“我唯一不希望的就是被称为‘第一夫人’。听起来像匹驯马。”米歇尔·奥巴马也说，生活在白宫里，就像生活在一座“非常不错的监狱”里。不过，南希·里根倒是自豪地把“第一夫人”写在了她的纳税表中的职业一栏——她确实为这个头衔付出了许多。她曾告诉自己的新闻秘书希拉·泰特：“我心

想，我丈夫当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经验，或许在白宫会再艰难五十倍。可谁知道，原来要艰难一千倍。”面对这个充满压力的独特职位，她们有各自的应对方式：有些人要更成功，有些则不然；有些人互相嫉妒，有些人互相仇视，有些人则互相帮助对方挺过白宫里的生活。在每位伟大总统的背后，都站着一位伟大的女性。

这些女性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时常让人惊讶不已，但这在大多数时候要归因于不同女性的个性，而不是她们所属的政党或者同她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政策。她们之间有让人意想不到的竞争，比如南希·里根和芭芭拉·布什，有出人意料的友谊，比如劳拉·布什和米歇尔·奥巴马，有一辈子的纽带，比如小瓢虫·约翰逊和贝蒂·福特结下的情谊。当然，也有那种充斥着受伤情感和怨恨的关系，比如希拉里·克林顿和米歇尔·奥巴马。翻看她们之间的私人通信，可以发现她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复杂：在父母、丈夫、朋友去世后——甚至在某些尤其是悲剧的情况下，子女去世后——她们总是会互相安慰对方。然而，这些女性在经历所有的人生时，却又只能生活在白宫这座鱼缸里，周围还有一群看起来有些吓人的男女特勤人员，戴着耳机，直视着前方。希拉里曾在 1995 年接受采访时说：“你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在这里生活会是什么样。”白宫里的生活有时会出人意料地有一种幽闭感。虽然白宫共有 132 间屋子 6 个楼层，其中包括两个夹楼层，但贝蒂·福特曾幽默地将它比作自己的“一居室公寓”，因为她基本上就生活在二楼，而工作的话则在总统和第一夫人卧房边上的一间更衣室里。对于这些女性来说，生活的改变来得太快。罗莎琳·卡特回忆道，和家人搬进白宫后不久，她拿起电话，请一位白宫接线员帮她接通“吉米”，结果接线员顿了顿，问道：“吉米是谁？”这让她惊讶不已。从那以后，她不得不提醒自己，在特定的情况下，必须要称自己的丈夫为

“总统”。他们的生活已经永久地发生了改变，但根本没有时间来适应。

1945年4月12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他位于佐治亚州温泉镇的小别墅中去世时，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正在华盛顿忙着工作。听闻丈夫的死讯后，她立即打电话给四个全都在服役的儿子，然后换上了一件黑色的丧服。而告诉副总统哈里·杜鲁门这个消息的人，也是埃莉诺。“哈里，”她平静地说道，“总统去世了。”震惊不已的杜鲁门问她有没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事情。她摇摇头，反而问杜鲁门：“我们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吗？因为现在你才是那个有麻烦的人。”

在19世纪，一个女人的名字只有在三种场合会被写下来：出生时、结婚时和去世后。起初，总统配偶只被认为是一个女主人，直到詹姆斯·布坎南总统的外甥女哈丽特·莱恩开始陪他出席各种活动后，“第一夫人”¹这个非官方头衔才开始出现。布坎南是唯一终生未婚的总统。1958年，《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曾将莱恩称为“我们的白宫夫人”，两年之后，《弗兰克·莱斯利画报》(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在刊登她的照片时，添加的图注则成了：“插画中的人物……公允地说，应该被称作本国的第一夫人。”到玛丽·托德·林肯在1861年入主白宫时，“第一夫人”一词已经进入了美国的日常词汇。(她有时候会被丈夫及其顾问称为“总统夫人”。)当内战英雄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在1868年当选总统后，女记者热切地报道了他的妻子朱莉亚，不过，她们中的很多人都要使用笔名写作，

¹ First Lady 中的 lady 也有小姐的意思，因此在莱恩身上，译作“第一小姐”可能更合适一些。不过为统一起见，全书均使用“第一夫人”的译法。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至少出现过十三位与总统无夫妻关系的“第一夫人”，她们大多数是总统的朋友或者亲眷，在总统夫人已经去世或者无法履行第一夫人职责的情况下，承担起了这一非官方职位。(本文脚注均为译者所加)